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江萬里

宣政雜錄

方岳

深雪偶談

張世南

游宦紀聞

謝采伯

密齋筆記

廖瑩中

江行雜錄

邢凱

坦齋通編

車若水

腳氣集

全宋筆記

第七編 八

大象出版社



全宋筆記

第七編
八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筆記·第7編·8 /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一 鄭州：大象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7-5347-8743-0

I. ①全… II. ①上… III. ①中國歷史—史料—宋代
IV. ①K244.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08765 號

全宋筆記	第七編 八
出版人	王劉純
特約編輯	陳新
責任編輯	郭一凡
整體設計	張勝
出版發行	大象出版社
製版	鄭州市開元路16號(450044)
印刷	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次	鄭州瑞光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201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數	640mm×960mm 1/16 16印張
印數	193千字
定價	2000冊
	42.00元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項目首席專家、主編 戴建國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李裕民

項目首席專家、主編 戴建國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編纂委員會（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劉純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

目
錄

宣政雜錄	江萬里撰	一
深雪偶談	方岳撰	一三
游宦紀聞	張世南撰	二七
密齋筆記	謝采伯撰	一〇五
江行雜錄	廖瑩中輯	一七五
坦齋通編	邢凱撰	一八九
腳氣集	車若水撰	二〇九

◎江萬里撰

宣政雜錄

李偉國 整理

點校說明

《宣政雜錄》，江萬里撰。江萬里（一一九八—一二七四），字子遠，號古心，南康軍都昌（今江西都昌）人，以太學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試館職，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入直秘閣，權知隆興府，創宗濂書院。度宗朝遷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累官至左丞相兼樞密使。咸淳十年卒，年七十七。《宋史》卷四一八有傳。

理宗、度宗委政于外戚賈似道（宋理宗賈妃之弟），朝政紊亂。江萬里撰《宣政雜錄》一書，蒐集北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間作為「靖康之難」先兆與預言的奇異怪聞。宋徽宗重用權奸蔡京、童貫等，致朝政腐敗，國事荒茫，最後導致「靖康之難」，徽、欽兩帝成為金人的俘虜。南宋末年和北宋末年政和、宣和時期的政治相類似，國君昏庸無能，國柄操於權奸賈似道之手，在強敵面前乞降求和，對抗戰派人士大加打擊、排擠。江萬里希望人們能借此清醒頭腦，以「靖康之恥」作為一面鏡子，重振朝綱，鞏固南宋的半壁江山，用心良苦。

此書既稱雜錄，其內容多非出於自撰，而係摘抄，然查其史源，今僅有《唐述志碑》一條或出於宋趙明誠《金石錄》卷第二十五跋尾十五（《四部叢刊》續編景舊鈔本）。

明以來各書引用此書頗多，《臻蓬蓬》等條尤被反覆引用，可見後人不以其篇幅甚小而忽視

之，亦可見其特有的史料價值。

據《國史經籍志》、《澹生堂書目》，此書應有兩卷，然今祇存《說郭》兩種本、《歷代小史》本、《古今說海》本。各本條數，除明刻《歷代小史》少第一條外，均相同，疑均出自《說郭》之本，而在《說郭》兩種中，又以張宗祥校勘之明鈔一〇〇卷本較為精善，且各條均有標目。今即以此本為底本而校以其他各本。從今存之《永樂大典》和《宋會要輯稿》中輯得佚文三條，附於書後。不當之處，尚祈讀者指正。

狐登御座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即日得旨壞狐王廟。亦胡犯闕之先兆也。

人妖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許，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頰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後召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于家。蓋人妖而女，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髯，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于某處看胡兒也。」亦胡寇之警云。

詞讖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于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

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効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詞本虜讖，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其伎有以數丈長竿繫椅于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于尖刀所圍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虜讖，而召禍可怪。

白芝

政和中，宗室士頓所居鈍軒，忽生白芝數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爲和氣。次年，士頓死。又一年，賜所居人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于正寢，附卧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墓屍化蛇

宣和庚子，滄州南皮縣弓手張德，平日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疫死半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父出其面，真是也。及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爲異類？」父曰：「我以殺平人多，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于中，開竅于

頂，時出，頭四望，以肉飼我，日十餘斤足矣。年餘，身漸大，所食增多，家貧，謂其子曰：「我雖壞爾財物，切無害我。若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生爲純白蛇，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曰：「此正喪門神也！殺之乃所以止兵。」乘醉礪刃斷之，蛇奮躍展轉村落間，壞屋宇桑麻數里。

孝子

宣和中，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于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即勸母去，母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藥。時田生尚寢，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砍十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中。鄰人排闥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飯，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嘗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力斷其首。」即以刀付邏卒，束手就執。既行，猶回視諸人曰：「好眠吾母。」行人皆爲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爲奏讞。上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孝女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卧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

曰：「聞古者王祥卧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卧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卧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唐汰僧碑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蓋會昌中汰僧碑也。字皆剝缺磨滅，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盡烏巾，尼皆綠鬢。」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碑言。

唐述志碑

唐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睿宗書，極壯偉，在嵩山下。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通同部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于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爲戲云。

兒生兒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已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丙午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于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怪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還鄉橋石

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人至今呼之。上曰：「吾乃比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經此橋。」因不食而去。

犬妖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吠，無復聞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下始悟其兆【二】。《晉書》載廬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並雌雄二雛。後里中猶爲蠻夷所沒，況此聲舉城之多耶！

【二】
至今都下始悟其兆
「下」，原作「之」，據《歷代
小史》本改。

詩讖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臣下，謂甚得意。臣下稱贊「取對精切，韻格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

佚文

辟靡

辟靡興於崇寧，而廢於宣和。中更輔相，數欲廢而未暇。張無盡在朝曰：「我有大鎖一量，終欲鎖辟靡而後已。」聞者笑曰：「鎖則有開時，未見其廢也。」果不能鎖。後王將明爲相，遂與醫學俱廢。（《永樂大典》卷六六二）

心疾

宣和乙巳五月間，禁中有事務。內人忽發心疾，自永巷直犯木圍。力士輩莫能挽，於是怖之曰：「官家來！」曰：「不畏！」又舉后妃，皆不省。或曰：「太子來！」始伏地連聲曰：「畏，畏！」人莫知所以。是冬徽宗遜位，方驗。（《永樂大典》卷二〇三一〇）

虹異

靖康丙午，金人犯闕，駐兵牧養監。時未講好。一夕，二更後有兩虹氣，長五尺許，